

红都名医 金茂岳

● 金 坡

金茂岳，妇科大夫，回族，中医世家之后。他于七七事变来到延安，在延安中央医院8年中，经他接生的有李讷（毛泽东的女儿）、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贺鹏飞（贺龙的儿子）、陈伟力（陈云的女儿）等多达3000余人。他曾给毛泽东、王明等看过病，并因给王明看病而遭无枉之灾被关押一年多。解放后，他先后在北京医院、平安医院任职，1958年4月，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1959年，当选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治区



▲ 八十寿辰的金茂岳

科协副主席，1987年7月17日逝世。

早年情形

金茂岳祖籍山东济南历城县（今历城区）小金庄，祖父家贫，后来到清真寺学念经，并做了阿訇。其父金有重读过私塾，喜欢看药书，学点医道，后来给人看病开药。金有重起初在自己家开药铺，后来搬到泰安城南关开铺子，由于经营不善，关门歇业，后来又第二次出来，在泰城西门外白衣堂街开“仁和堂”药铺。

积劳成疾，中年去世。这些年来，我们都十分怀念她。吕平兰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吕玉兰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张全景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回顾了自己当年曾在这一带工作时的情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山东聊城地委工作，当时临西是聊城地区临清县的一部分，我曾多次来过这里，特别是我参加过临西的三秋和抗旱，同群众经常生活在一起，至今还有很深刻的印象。当时吕玉兰同志带领全村群众改变面貌的动人事迹，传遍全国，曾经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也使我深受感动。”他说，2003年，自己又来到东留善固考察，欣喜地看到吕玉兰同志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临西县也同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势喜人。

张全景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一个农村对去世多年的支部书记建立纪念馆的壮举。他说：“这在全国并不多见，几十年来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干部心里有群众，群众心里才有干部。东留善固为吕玉兰建立纪念馆，向我们说明一个道理，一个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干部，群众会永远铭记住她，她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加姐弟的情谊。”当年曾与玉兰在一起工作的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在玉兰逝世后，特意写了一篇题为《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的悼念文章，回忆了他同玉兰在工作上、生活上互相支持和密切配合的情景，“特别是我当县委书记时，她对于我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至今我想起来还心头热乎乎的。那时，虽然她在100多公里以外的河北农业大学学习，还时常在节假日回正定来了解县里的工作，给我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有时学习紧张顾不得回来，就给我写信。她曾联络农大正定籍学生，给我写信，表示要为家乡的建设刻苦学习和出谋划策。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她像大姐姐一样，惦记着我的饮食起居，常从家里拿来鸡蛋、挂面、点心给我，劝我按时进餐。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她常劝我，要经常活动活动，加强体质锻炼，不要累坏了身体，不要吃年轻的本钱。”

习近平同志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玉兰爱妻，永在我心。（全文完）

责任编辑 杜丽英

受家庭影响，金茂岳小的时候曾在清真小学里学过阿拉伯文。1912年，金有重在清真寺里办了一个当时十里八乡唯一的一个洋学堂。金茂岳毕业以后，到泰城萃英中学读书。当时生活十分艰苦，金茂岳包了学校一个教室，负责打扫卫生，晚上还做一个大教室的煤油灯、反照灯的添油和擦灯罩工作。就靠每月勤工俭学的几块钱，金茂岳买书，交学费。1927年，高中毕业以后，他被保送到济南上学。

金茂岳选择了学医。他的父亲金有重已经是一个中医大夫了，但对外伤和孕妇的难产问题解决不了。回族群众因为自己的宗教生活习惯和家庭经济原因，一般都不到西医院里去，因此，特别希望有自己的民族医生，大家都希望金茂岳学会外科和妇产科的技术，回家开业。

金茂岳在齐鲁大学报名学医预科，预科2年，医正科5年。因预科学完后考试有机化学没及格，所以留级一年，在这一年中，金茂岳学习了配药。

1935年，金茂岳在齐鲁大学医科毕业以后，留在学校附属医院，协助妇产科代理主任恺大夫。七七事变以后，齐鲁大学迁到成都，金茂岳因拖家带口未能远走。这期间，齐鲁大学老毕业生王禹昌，组织未撤离的医护人员于10月10号到兖州集合。当时，王禹昌已回南京，金茂岳等便到南京卫生署找他，在这里认识了南京中央医院的外科主任张查理。当时，成立了中大、齐大救护队手术组，张查理当队长，王禹昌为副队长。日军攻陷南京后，医疗组撤到汉口，在中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在贵阳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其经费由宋庆龄领导的的中国福利委员会供给。金茂岳所在的医疗队手术组在12月27号组成中国红十字会二十三医疗队，王禹昌、侯道之分别为正副队长。第二天晚上，二十三医疗队的二十几个人，坐上火车往北走，1938年1月1日，该医疗队到达郑州，1月3号到西安，到达西安以后，他们曾要求到国民政府军医署所辖的伤病医院去工作，由于国民政府职能部门矛盾重重，他们被拒绝。

当金茂岳所在医疗队在西安要求工作未果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伍云甫来到该队驻地。伍云甫询问



▲齐鲁大学毕业时的金茂岳

了二十三医疗队的情况以后说：“这里不要，你们是不是可以到延安去工作？延安有伤病员，同时还有群众，缺医少药，欢迎你们去。”伍云甫把这个情况向林伯渠汇报后，林老说：“国共合作是打日本主义，谈不上什么党派问题。”

当时对于是否去延安，医疗队内部分歧很大。在西安的中国红十字会三十三医疗队与二十三医疗队是一个中队，中队长是绥远蒙古卫生院的院长桑佩恩，他决定两个队都去延安，而二十三医疗队副队长王禹昌主张不应去延安。队员纷纷问金茂岳说：

“老金，我们是一个人，没关系。行，我们就干；不行，我们就跑，你呢，还带着几个孩子，你说去，咱们就去，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吧！”金茂岳就家属问题询问伍云甫。伍说：“不仅你们去了欢迎，你们的家属、孩子去也欢迎，也给他们安置，而且还优待。”

1月5号，林伯渠亲自找医疗队成员谈话，他讲：“现在是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决定打日本帝国主义，军委坚决执行。你们参加抗战医疗工作，我们很欢迎，我们也欢迎你们的家属孩子去，也给你们一些方便。延安有工作，有伤员，有病员，群众很需要医务人员。”林老还说：“这里很多青年到延安去学习，参加抗战，你们到延安去工作，也是参加抗战，我们非常欢迎。”在林老的鼓励与指引下，金茂岳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毅然来到延安。

1月10号，二十三、三十三两个医疗队的成员及家属由八路军的两辆卡车送到延安。就这样，金茂岳掀开了他人生中光辉的一页。

来到延安

1月13号，金茂岳等到达延安城，当晚，该医疗队受到十八集团军及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医疗队成员备受鼓舞，纷纷表态要加倍努力工作。

经边区医院院长傅连璋的介绍，妇产科金茂岳与内科谢金奎留在了该医院。医院给金茂岳大夫安排了一个窑洞，还安排他的两个孩子到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到达延安第三天，金茂岳便开始了工作。

1938年春天，白求恩大夫在马德里保卫战结束后

来到延安，十八集团军的卫生顾问、美国医生马海德带着白求恩到宝塔山边区医院参观。傅连璋、金茂岳陪同白求恩参观了病房和各科的设备情况。白求恩参观以后，称赞窑洞说：“这个地方好，这里有窑洞，不怕敌人轰炸。”

3天以后，白求恩又来到边区医院，这一天，他穿着咔叽布工作服，戴着八角帽，帽上有红五星，左臂上戴着八路军的臂章，光脚穿着草鞋。白求恩对金茂岳说：“你看，我除了鼻子以外，像不像个中国工人？”金茂岳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医务工人，我还要向你学习。”金茂岳是惯常打扮：西服、皮鞋，穿着袜子。

白求恩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热忱。他对病人一个个地问，一个个地查，然后把情况详细记在本子上，再做出诊断和处理。金茂岳一面陪白求恩查房，一面为他做现场翻译。当白求恩看到医院优待日本伤病员时，激动地说：“中国抗战一定胜利！因为中国有这么好的领导机构，有这么好的俘虏政策，还有这么好的窑洞不怕轰炸。真是伟大！伟大！”

金茂岳邀请白求恩为萧劲光的女儿萧平做扁桃腺体割除，他做助手。做手术时，全身麻醉了的萧平躺在手术床上，白求恩迅速用开口器把病人的嘴一撑，用纱布把舌头一拉，刀子两边一划，用手指头把扁桃腺体取了出来。麻醉过后，萧平站了起来，起身就走了，什么事也没有。金茂岳对白求恩说：“我还以为你要带上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术呢。”白求恩说：“我是外科大夫，也可以搞耳鼻喉科，金大夫你看，有了这个和这个就行了。有了这个（头）去想一想，有了这个（手）去为他解决问题嘛！还有比它们更好的器械吗？”白求恩大夫的话，使金茂岳深受启发。

几天以后，白求恩大夫又来到边区医院。他说：“病人敲医生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后来金茂岳明白了白大夫的意思，他是主张战地医院的医生、护士应该一心一意为伤员着想，应该到战场上救护和医治伤员，减少他们的痛苦，而不是坐等伤员来找医生。后来白求恩坚决要求上前线，去了晋察冀抗日前线。白求恩临走前为边区医院院长傅连璋的痔

疮动了手术，解除了傅院长的痛苦，留下一个特殊纪念。

白求恩介绍了他在西班牙使用的马鞍手术箱，这一点对金茂岳启发很大，他也模仿着做了一个，对后来的医疗以及伤员抢救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通过与白求恩大夫的接触，金茂岳深受启发和教育。从此以后，他牢牢记着：作为医生，就要一切为病人着想。

给江青接生

1938年夏天，延安成立了中央总卫生处，傅连璋任处长，筹备中央医院，主要是为中央机关的干部和家属服务，也兼管边区政府系统的医疗工作。当时中央医院由中央组织部领导，党政工作均由副部长李富春负责。1939年9月，金茂岳调至中央医院任医务副主任并且主持妇产科。后来，组织上调黎平（1942年与金茂岳结为终身伴侣）与魏洁去妇产科做助产，组成了妇产科的基本班底。

1940年7月，江青来到妇产科生产，因为是第一胎，所以很紧张。金茂岳给她做了细致的产前检查，并教给她一些生孩子的常识，8月3日，江青在医院顺利生下了李讷。

江青住院期间，毛泽东曾几次前来探望。一天，毛泽东又来医院，对金茂岳的关照表示感谢。他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聊着，在了解了江青住院的情况后一再叮嘱说：“江青参加革命期间不长，对她不要有什么特殊的照顾。”中央医院副院长石昌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医院附近山上的某单位安装了一台发电机，

▼ 金茂岳(左五)与毛泽东(右一)等合影



发动起来噪音很大，影响医院工作和病人休息，医院多次反映意见，仍没有得到解决。”毛泽东听了说：“医院病人需要安静修养，发电机的噪音太大，是有影响。应该让他们搬远些。但现在江青在这里住院，若马上搬走发电机，恐怕会产生误会，影响不好。还是等江青出院以后再说吧。”江青出院以后，山上那台发电机果然搬走了。

江青临出院时，撒下了一句话：“唉呀，这次总算活着进来，没有躺着出去……”

9月16日，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请客，答谢中央医院的医务人员。”傅连璋、石昌杰、金茂岳等17人来到杨家岭。江青和机要秘书叶子龙夫妇忙着招呼大家，朱德总司令夫人康克清也被主席请来作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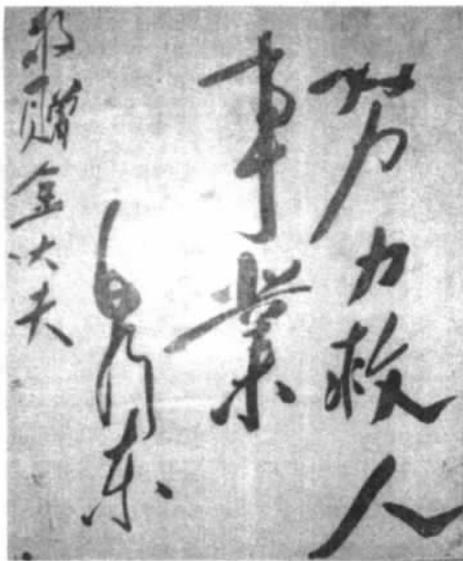
这些医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内科主任毕道文大夫，生于印尼，祖籍广东，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毕业，1936年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马德里陷落后来到中国，他在魏一斋的翻译下，回答了毛泽东的询问，畅谈了自己的经历。毛泽东也关心地询问了黎平的入党问题。当时，宴会分别在两个窑洞举行，毛泽东陪男同志们一桌吃，康克清、江青陪女同志们一桌吃，宴会气氛融洽。饭后，江青借来照相机，给大家拍照，毛泽东与男医生们在窑洞外合照了一张，康克清和护士们在窑洞里合照了一张。

金茂岳的儿子金德崇在近年曾去看望李讷。李讷很有感情地说：“是你父亲把我接到这个世界上来，这，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在延安，金茂岳带领的妇产科在8年中接生的孩子有3000多个，他有个本子，记录着孩子出生的相关情况。在这3000多个孩子中，大部分是中央机关领导干部的子女，如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林彪的女儿林豆豆、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陈云的女儿陈伟力、萧劲光的女儿萧凯等。

给毛主席看病

延安中央医院在当时主要承担党的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医疗保健工作。



▲毛泽东给金茂岳的题词

40年代初毛泽东由于长时间的伏案写作和思考，患上了肩周炎症，肩膀疼痛，胳膊麻木。1942年初，金茂岳到杨家岭给毛主席诊病。听主席叙述完症状，并做了检查以后，金茂岳说：“主席，您患了肩周炎，很可能就是因为劳累和受风引起的。我给您开一些药，再配合按摩针灸治疗，会好的。”说着就检查了主席的居住环境。窑洞很简陋，外面靠门口有两把椅子，里面靠墙为办公桌，对面为防空洞。金茂岳说：“主席您看，您这张桌子的位置正对着防空洞的洞口，从防空

洞里吹来的冷风正吹着您的肩膀，您应该把这桌子挪一挪地儿，避开那个防空洞口。要么，就在防空洞口挂上个布帘挡挡风。”

主席听了点点头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有道理，看起来，防病治病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啊！”

这次诊病，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久，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还引用这件事。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所谓学风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不正，就是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不正，就是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一样，漫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经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去问一问金大夫。”（后来整理出版，后面的一句话就用“……”取代）毛主席幽默的比喻说得大家掌声不断。

在那次诊病中，毛主席“预防为主”的话引起了金茂岳的重视。1943年春，中央医院组织巡回医疗队宣传卫生防疫知识。1944年，中央医院的秧歌剧《护士拜年》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毛泽东赞扬说：“卫生秧歌好！”

为了提高妇女防病意识及普及卫生知识，金茂岳还到女子大学讲授《妇女卫生》课程。他还在边区政府举办过助产训练班，给农村培养助产士，以解决农村因土法接生婴儿和产妇死亡率高的问题。

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在金茂岳为代表的广大卫

生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延安的卫生状况取得了长足进展，尤其是妇女卫生工作。如当时北平协和医院统计产妇死亡率为3%，而延安中央医院仅为1.2%。

王明中毒事件

1942年春的一天，金茂岳接到通知，要他到杨家岭去参加一个会诊，金茂岳赶去一看，傅连璋、马海德都在那里。他们说王明因为心脏不好，长时间失眠，发生了休克，正在抢救。事后，王明住进了中央医院。王明自1939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一直称身体不好，长期处于休养状态。王明身体确实不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其都很关心。王明住院后，主管中央医院的李富春亲自来到中央医院，嘱咐傅连璋要对王明的病认真负责，毛泽东也曾亲自来探望王明。

李富春和傅连璋交代金茂岳，要他给王明检查身体，还专门组成了医疗小组，由金茂岳主要负责。开始金茂岳认为不合适，提出自己是妇产科专业，最好能找内科大夫主治，李富春说：“你是党员，中央觉得你管比较合适，你和其他大夫关系比较好，还是希望你协助傅院长管一管，其他再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研究。”

王明住院时，院里腾出3间窑洞，其中一间给王明单住，隔壁一间是他妻子孟庆澍带着儿子住，还有一间是给他的警卫人员住。

王明住院以后，金茂岳为他进行了多次检查，发现王明的心脏有点儿肥大，有些杂音；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炎，容易感冒。同时，他还得过胸膜炎，有点儿咳嗽，肺部不太好。金茂岳把检查情况向傅连璋作了汇报，又找黄树则、马海德等会诊，研究治疗方案。大家认为，为了防止心脏病恶化，先把扁桃腺割掉，其他就是调整饮食和休养了。

金茂岳把情况详细告诉了王明，王明同意。可当时手术需要用的麻醉药、消炎磺胺药片和静脉注射用葡萄糖，中央医院都没有，便

向军委卫生处请求支援。王明也给军委写了信，并让他的警卫员专门去取药。而这时，王明的扁桃腺又发炎了，手术无法进行。金茂岳就用刚拿来的、当时最好的消炎磺胺药片给王明服用。服用两片以后，王明就感到心脏有些疼痛，磺胺药就停用了。

后来，针对王明的便秘和卡塔尔性黄疸，采用了传统的甘汞疗法为他治疗。这些诊治和用药方案，都是经过医疗小组集体讨论通过的。一段时间以后，王明的病情有所好转。金茂岳就通知护士对王明停止服用甘汞，但当时只通知了白班护士。在护士交班时，上白班的护士忘记了停用甘汞的交代，加之护理记录也有疏漏，夜班护士给王明继续服用甘汞，使其病情有所加重。后来，又请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的中医李鼎铭来诊治。李鼎铭诊断后，认为王明肝火旺盛，他开了方子，金茂岳看了一下，是黄连和茱萸等。李鼎铭要求在服用中药期间停用一切西药，一段时间后，王明病情渐有好转。

同年春，苏联医生阿洛夫来到中国为王明治疗，金茂岳将延安医疗小组给王明治病的情形告诉了阿洛夫，特别讲了王明服用了磺胺药感到心脏疼痛而停用的事。但是阿洛夫却说，他过去给病人使用过这种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特意从苏联带来了磺胺药，准备继续给王明服用。结果王明服用磺胺药后又出现过以前症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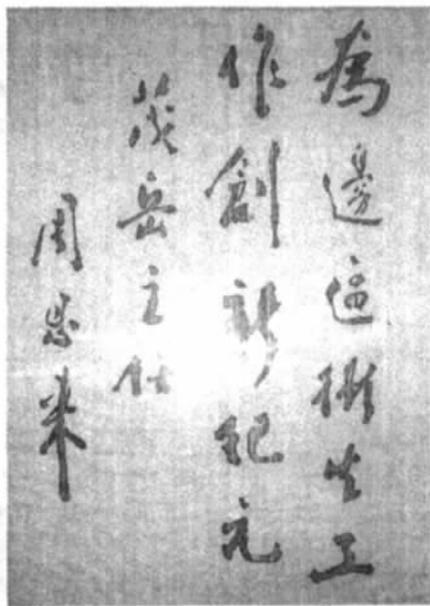
后经化验查出，王明尿液里汞含量超标。王明的妻子孟庆澍一听说便到中央医院吵闹，怀疑医疗小组幕后有人指使，吵着一定要追查出幕后操纵者。

金茂岳回忆说，他在为王明治疗的后期，有好几次去王明家诊病，王明都提出要看他的国民党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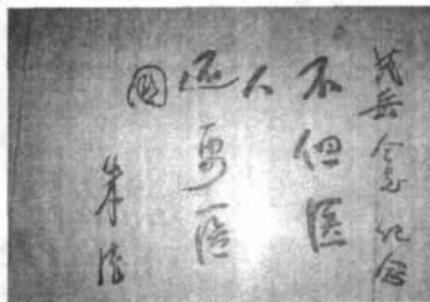
金茂岳说：“我哪有国民党证？我不是国民党员。”

王明说：“你是！因为你

▼周恩来给金茂岳的题词



▼朱德给金茂岳的题词



是红十字会的人。”

金茂岳解释说：“参加红十字会的人，不一定是国民党员，有许多人不是，我也不是。”

后来，金茂岳再去王明家时，王明又说：“你不能把你的国民党党证借给我，介绍我去重庆看病，做一个证明呢？”

金茂岳说：“我确实没有国民党证。我在重庆也不认识什么人。”

当时，王明向金茂岳逼要国民党证，显然就是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谋害自己的，借机审查他的身份。

孟庆澍到中央医院闹了以后，中央立即组织医务人员对王明的病情重新会诊，并派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主持召开调解会。按中央的意见，傅连璋组织了延安各医院的主要医生进行大会诊。参加大会诊的有黄树则、王斌、陈应谦，还有马海德，边区政府的曲正也参加了。金茂岳介绍了王明的病情、诊断、用药等情况，会诊人员一起进行了分析。经分析，医生一致认为针对王明的病情，金茂岳和医疗小组的治疗基本正确，但使用磺胺药，对肾脏有些影响；使用甘汞治疗是有一定疗效，但服用时间过长，导致了病情的加重。金茂岳对治疗中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但这只是由于经验不足，制度检查不合格，措施不当造成的一次医疗事故，不存在“暗害”问题。事后，中央医院将会诊结果上报了中共中央。

为此事，金茂岳也为自己经验不足和疏忽感到歉疚，特意到王明家中向他致歉。王明当时表示：“这也不能怨你。”但此事并未了结，王明的妻子孟庆澍不断向中央告状。就在阿洛夫来延安的那个月，中央办公厅有人来通知金茂岳：“去给首长看病。”结果他一到枣园便被社会部的人拘押，罪名是：“蓄意谋

害王明。”在拘押审查时，康生指使人对金茂岳大搞“逼供信”，要金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有意谋害王明。但金茂岳实事求是，不承认任何不实之词。后来，康生派人到山东金茂岳老家调查金茂岳的家庭情况。

在金茂岳被拘押审查一年多后，有一天，突然有人通知他说：“老金，你好久没参加晚会了，今天晚上礼堂有晚会，你一定要去啊，愿意跳舞就跳舞。”那晚，金茂岳参加了晚会，毛泽东也出席了。有人把金茂岳领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金茂岳，你是个好人的，是个老实人啊。”晚会后没几天，金茂岳就被无罪释放，回到中央医院工作岗位。

事实很清楚，王明对党中央批判他的错误怀恨在心，趁机发难，把他的病情恶化，说成有人要通过傅连璋、金茂岳来暗害他，借以中伤中央领导和毛泽东。

后来，1971年王明在苏联发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他在叙述他中毒的过程之后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金茂岳当着他的面承认下毒。王明写道：

金茂岳跑到我这里来，跪在我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说：“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个有罪的人，我对您下了毒。每一次当我给您开毒药时，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

“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

王明还在书中发表一首七绝《大会诊结果》，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物证分明人证清，金医跪哭诉真情。阴谋毒害泽东计，揭露神医蛇现形。”

后来，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专门就此事访问了金茂岳。因脑血栓瘫痪在床的金茂岳气得用力欠起身来说：“王明放屁！混蛋！没有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双十二’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要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在金茂岳被关押时，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上学的儿子金德崇也被拘押审查。后来，金茂岳教育金德崇说：“孩子，要记住毛泽东说的四个大字，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救了咱一家子啊！”

获得很高荣誉

1940年前后，红十字会调遣金茂岳和他这支医疗队返回西安，由于受到齐鲁大学哲学教授劳津以及国际友人马海德、白求恩等人的影响，金茂岳考虑之后，



▲金茂岳（立者左三）与家人在一起

决定留在延安，而二十三医疗队的其他成员都走了，从此以后，金茂岳和中国红十字会就没有联系了。金茂岳留在延安，受到很好待遇，给他配备了一个炊事员和一个马夫。炊事员李子敬是经过长征的老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秘书长王首道送他一匹红马；贺龙给金茂岳两匹马，一匹白马驮东西，一匹日本黑马出去看病骑的；医院也给金茂岳一匹马。当时延安很困难，一匹马比现在一辆小车都珍贵。还分给他了4个窑洞，吃饭是实报实销的。

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金茂岳被评为“先进妇女工作者”，颁发了保护妇女利益的奖状。由于兼职女大教授，女大学生特意用布刺绣上“民族之光”4个大字，赠给金茂岳。

1941年前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先后为金茂岳题了词留念，并且鼓励他不断地进步。毛主席的题词是：“努力救事业 毛泽东敬赠金大夫”；周副主席题词是：“为边区卫生工作创新纪元 茂岳主任 周恩来”；朱老总的题词是：“茂岳同志纪念 不但医人 还要医国 朱德”。领导的勉励与题词，深深地影响了金茂岳。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他努力奋斗，取得了可喜成绩。他曾说：“我们应该把本职工作做好，否则，就对不起党的关怀！”

组织上一直都在关心着金茂岳的进步，毛泽东和他谈过入党的问题。

1942年3月28日，中组部长陈云打电话叫金茂岳去一趟，当时金茂岳以为陈云生病了，到了以后才发现是谈入党问题。陈云讲了共产党员的两个条件：一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世界；二是共产党要为人牺牲，服从组织。金茂岳表示愿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怕牺牲。后来提到自己是回族。陈云说，这只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和加入党组织并不矛盾。谈完话后，陈云打电话请来两位同志，一是中央医院院长石昌杰，一是院务秘书长苏爱吾。在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张凯的挂着鲜红党旗的房间里，金茂岳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后，陈云说：“茂岳同志已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你们3人是一个党小组，石昌杰同志是组长，你们3人一起过组织生活。”



▲金茂岳在宁夏卫生厅任副厅长时留影

抗战胜利后，金茂岳在河北平山朱豪医院继续为中央机关服务。1949年4月随中央进入北京，在北京医院任妇产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等职；1952年4月，任中直二院和北京平安医院院长，其间任卫生部医学科委员、妇产科委员、中华医学总会编委委员、北京市科协委员等职。1958年4月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1959年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代表和自治区科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受到迫害。1972年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其间曾任北京市政协第五届常委。1981年退居二线，任卫生局顾问。

1983年12月离休。1987年7月17日在北京病逝。

责任编辑 杨小波

一本有良知、敢讲真话的杂志

杂文月刊

风格独特 尖锐 泼辣 幽默
雅俗共赏 可读 可信 可亲

《杂文月刊》是刊登杂文、随笔、小品、漫画、讽刺小小说、杂文学术文章，转载其它报刊杂文精品，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杂志，现为半月刊。它兼具各家杂文报刊之优长，人有我有，人无我也有。读《杂文月刊》可以遍览天下杂文精品。现征订季节已到，请告诉您的亲朋好友，速到当地邮局订阅2009年《杂文月刊》，可破季订阅，也可直接汇款到本刊发行部邮购（长年办理），不另加邮费。本刊承诺：

看后不满 保证退款
出现破损 可以更换
如有漏缺 帮您补全

邮发代号：上半月18-275，月价5元，年价60元。
及订阅价 下半月18-276，月价5元，年价60元。
地址邮编：(050013)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垂询电话：(0311)88631194 88631153(传真)

本刊现有部分样刊，欢迎来函来电，免费赠阅！